

耸人听闻不能体现我们的情怀, 即使转载率高又如何?

真正的社会变革需要年轻人全心参与

本报记者 堵力

“只搞得清‘双11’，搞不清‘双12’的90后都不是好青年！”

最近，浙江大学新闻传播专业研究生李玲很忙。她和她的同学毛雪逸为了创作、拍摄、剪辑12月12日“困境儿童关注日”的宣传片一周前就主动“把自己逼疯”了。

“年轻人朋友圈的网络传播通常对于影视娱乐、明星八卦，以及一些实力企业的商业行为比较关注，比如像11月11日的网上大抢购。现在听说淘宝12月12日也要出台疯狂的抢购活动，可12月12日也是‘中国困境儿童关注日’啊！我们的任务是将更多同龄人的视线引到关注弱势群体、做公益上来。”李玲和她的同学每天都有头脑风暴会，讨论的议题是，什么是网络热词，怎么让她们制作的微信、微博更容易被人点击，被人接受。

11月27日，他们制作了一个微信《童年不幸的明星与困境儿童的故事！这与12.12有关，你造吗？》里面，他们把王菲、张艺谋、韩红、安吉丽娜、李连杰这些炙手可热的艺人与困境儿童放在一起，既有美图又有故事。紧接着，他们又推出了《大片中的困境儿童》、《汶川地震引发的儿童困境思考》来吸引同龄人的点击率。同时，两个微视频的拍摄也在进行，一个是“最惨童年”，一个是“90后大学生展望另一种未来”。

他们的导师是浙江大学新闻传媒与社会发展研究所的副所长徐敏副教授。她解释，困境儿童关注日是2011年由国内4000多个机构与个人共同倡导设立的，每年在北京都有主题活动。

今年12月12日，由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儿童基金会、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家庭与儿童研究中心、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中国公益传播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第四个中国困境儿童关注日《另一种未来——中国儿童福利与儿童保护制度建设论坛》将在北京举行。

徐敏是“困境儿童关注日”传播策划负责人。通过前三个“困境儿童关注日”的活动，大众媒体对于“困境儿童”一词的使用量呈几何式增长。根据浙大研究生的专项研究显示，“困境儿童”一词在2010年的网络搜索量还仅为359条，到2011年，已经上升到了2080条，而到2013年，这个词汇的使用量又上升了一百倍还不止。而且还被用到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第一次出现在中央决议中。

徐敏说，这只是一方面的收获，更让她欣喜的是，她的学生在一届届的活动中成长成熟，不仅传播专业的业务能力提升了，而且开始关注底层、关注社会、关注自己的所学专业是否能实际推动国家进步，有了很多同龄的独生子女所没有的社会情怀。

不一样的90后，不一样的大学生

如何在网络上抓眼球？这些学生通过研究发现，微信上暴力镜头、特别悲惨的事往往传播最快。

这还不容易吗？所谓的困境儿童就是正在遭受暴力，或者处境悲惨的孩子，这样的新闻素材太多了。说干就干，一

条集中儿童受暴的年度恶性事件的微信创作两天就做出了。但在课堂讨论的时候，很多同学看了觉得受不了，“太残忍了，孩子们这个样子，放在我们的公号里传播，不道德”。他们讨论的结果，是认可了徐老师对这条微信制作的评价：有情绪缺情感，有情节缺情怀。同学们总结，我们要用真诚的姿态来倡导大家关注困境儿童。

李玲考入浙大后，就定期给杭州郊区外来务工人员子弟上一门“如何当好小记者”的课。这是当地蒲公英计划的一部分。在给孩子们讲解什么是有价值的新闻的时候，不自觉中，李玲把徐敏经常讲到的困境儿童关注的问题也揉了进去。在最后一节课，她说，新闻记者最重要的是有一颗善良的心，有能力就要帮助别人，不管自己力量有多大。

吴红雨副教授浙大毕业后就一直参与徐老师的传播研究课题，她感到，学生们通过参与公益活动，特别是加入三困困境儿童传播项目以后，变得越来越有思想。

郭昊伟就是个例子。她浙大毕业后去非洲乌干达做了一年志愿者，回国后又主动参与到她们的公益传播项目中。近日浙大一名哲学系研究生得了白血病但家庭贫困，医疗费缺口30万元的消息在朋友圈里疯狂转发着。出人意料的是，10个小时内，他得到的捐款达到50万元。郭昊伟并没有很兴奋，说，得病的假如不是浙大学生，而是山区的孩子，他们能否那么快得到捐款？“如果没有做公益，一般人很难往这方面思考问题。”

最终，学生们对两个微视频一改再改，“耸人听闻不能体现我们的情怀，即使转载率高又如何？必须用轻松幽默又能引起人思考的方式来传播。”李玲说。

“从激愤时弊、一腔热血做公益，到脚踏实地、理性地寻找出路。我会体会到，每个人都是社会形态中的有机组成，而真正的社会变革，正是需要我们年轻人的全心参与。”郭昊伟说。

研究国家的问题不是抹黑国家

“我在教书过程中发现，这些90后的孩子们很脱离社会。”徐敏指出，以前，贫富分化不大，而且为数不少的大学生来自于不发达地区，他们理解现实、了解国情，改变家乡落后面貌的动力很强。但现在能读重点大学的学生一般生活条件都不差，上研究生的孩子家境更好一些，特别是来自江浙一代的生源。“但实际上中国落后的地方还很多，问题也不少。如果大学老师再不讲不做，学生毕业后住城里一呆，也许一辈子都不会知道社会弱势群体的生活。”

最近网上一些人声称，大学教师在课堂上谈国家的落后是“抹黑”国家。徐敏不同意这个观点。第一，她和同事们在课堂上讲一些有争议的观点，并不是要追求所谓的“学术自由”，而是学科本身的要求。学科对社会的贡献就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讨论问题，进而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第二、国家办大学培养大学生，是为了培育出更多的有能力推动国家进步的人才。要追求进步，怎么能不了解落后？怎么能不研究先进？

第三、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现在的大学生独生子女多、城镇人口多，从小到大了除了读书对社会了解也不多。老师有责任开启他们的社会责任意识，激发他们的社会抱负，教授给他们科

“刚上课的时候看着老师前后空翻，觉得太难了，不敢相信自己能做到。”郑州大学电气工程学院的杨昆儒同学说。

但经过几节课的学习，杨昆儒的前后空翻已经做得很漂亮了。“现在要是遇到危险，都会有下意识的反应了。”杨昆儒说。

张文杰说，来选修上课的女生基本上都是“零基础”，擒拿不知道怎么挣腕，但掌握了道理后，女生们都变得很灵活，还会根据自身的情况开发新方法。

“防身技术课上我们学到了真正的防身技术，感觉每节课都有实在的收获。”基础医学院的陈君婕同学说。

陈君婕宿舍6个女生，有5人选了防身术课，下课后在宿舍内，她们还会交流心得，每天在宿舍拉筋，活动身体。

防身术课程不仅受到女大学生的追捧，有些老师也想上这门课。“可是选的人多，场馆的场地有限，课程无法进一步扩大。”张文杰说起课程的硬件条件显得有些无奈，“练习用的垫子不够了，也陈旧了。希望学校能有所改善。”

张文杰目前是郑州大学唯一的一名柔道及防身术教师，他的“自卫防身术”课程曾获得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大学素质教育研究会分会评选的“大学素质教育优秀通选课”。

“只要学生喜欢，我会把女子防身术课程一直教下去。”张文杰说。

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鼓励他们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而努力。

“如果一个大学不能让学生意识到读大学不仅仅是为父母、为自己的未来，这是大学最大的失误，也是国家的损失。”徐敏说。

“其实这些事大部分老师都在做，都在一点点为社会改造做自己的贡献。”徐敏举例，自己成立了中国公益传播研究中心并担任主任，学院院长吴飞教授就主动要求当副主任。徐敏说，开什么玩笑，你比我高好几级呢！吴飞说，做公益传播你更专业，但我也要参与。

吴红雨在温州出生杭州长大，一路顺风顺水当了大学教师。她通过调资料研究发现，从全国范围来看，与浙江相比，其他地方的公共服务和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意识没那么强。她本来是研究广播电视方向的，但看到这些遗憾的地方，“我想改变它的愿望特别强烈，相信大学生跟我的感受是一样的。”

许怡是徐敏的研究生，读书期间完整地参与了困境儿童关注日活动，毕业论文也是以此为选题，今年她留校当了辅导老师，带着300多个新生。许怡说，现在大学生对公益的热情很高，尤其是帮助困境儿童，但是大都和她当年一样，最开始以为帮助困境儿童方式主要就是出点钱、出点物质，行动中有很多想当然的盲点。她现在会指导大学生从改变个人格局开始，“从一个简单的参与者转变为一个成熟的思考者，然后做的事情就不一样了。”

“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不仅仅是硬件的改进、科技进步，更重要的是软实力的构建，社会人文素养的提升。如果将大学生隔绝在社会落后面之外，这个国家也会很奇怪。”徐敏说。

生活在垃圾场的儿童用废旧电池当玩具。

CFP供图(资料图片)



歇歇吧, 教育专家们

争议衡中

陆生脱单

我是一名大三的学生。高中教育和我没有任何瓜葛，但是小子不才，偏偏心系国家的教育，对教育的大小问题敏感不已。中国青年报“争议衡中”讨论中有几篇文章我看了好些遍，思索了好久，心想这场论战对衡中，乃至高中教育应该会影响深远。所以，思来想去，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想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说说自己的想法。

很多专家实际上早就给衡中定性了：万恶的应试教育头头。无论说什么，他们都不会改变自己的想法。很多教育专家，如杨东平先生，则认为衡中的教育并不好，并且指责这是一种不正常的学校教育。虽然不知道这是什么怪正常的学校教育。但至少有一点我很明确：杨先生肯定没去衡中好好调查过。

我在杨先生的文章中看到这样一句话：“我国将在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只有6年时间了。”小子不知道如果实现了规划会是什么后果，但是在小子看来，教育发展难道是可以硬性规划的？难道为了完成规划，就一定要走快点，要不然跑快点，甚至要飞起来吗？

当举国上下都在不满教育的时候，在我们还没有分析透彻为什么人们会不满、现行教育制度到底存在什么问题、怎样的新型教育才算符合中国土壤的情况下，就开始嚷嚷要改，要向素质教育开进。这是不是有些急功近利？当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突然有一所高校中做得很好很出

色，社会不首先去搞清楚，它为什么会这么不好，而是首先去找它的缺点，简直让人目瞪口呆。为什么学生就肯拼命学？为什么老师就能任劳任怨？为什么家长会拼命维护学校尊严？这是“洗脑”能完成的吗？如果仅仅是死记硬背、题海战术、军事化管理造就的衡中辉煌，那小子可就笑了，因为这样做的高中，在全国比比皆是，甚至很多比衡中有过之而无不及。

很多专家高高在上，却真的不知道家长、学生、老师虽然和你们一样都不满，但是不满的内容却有天壤之别。学生不满意的是为什么自己这么累，老师不满意的是来自学校和家长的压力太大，家长不满意是他们觉得孩子那么累，却没有办法。但神奇的是，衡中居然让家长、老师、学生和谐共生。很多人说那是洗脑，我说如果高中毕业之后能像衡中的学生那样独立，我情愿被洗脑。

在小子眼里，好的教育就是施教者和受教育者达成愉快的共识即可，而好的学校教育就是在这种共识的基础上，获得家长的支持和认可，仅此而已。小子没去过衡中，却一直向往之。身边有两名衡中毕业的学生，她们身上散发的气质，不是一所普通高中能够造就的，她们的综合能力以及独立人格，没有外力的塑造和培养，是不可能那样健全的。我不知道专家怎样定义素质教育 and 应试教育，但在小子眼里，只要国内的高中要配合高考，那就是应试教育，但不同的是，有的学校可以将素质教育融入应试教育，能让应试教育不那么僵硬，不那么死板，而衡中就是。即使早就从高中毕业了，小子还是不得不由衷羡慕衡中的学生：真的很幸福。

社会很奇怪，从来都不问问学生是怎么想的。就算是有人调查之后，社会仍然觉得学生年轻，慷慨激昂也不不过是被洗脑；也很少去问老师，在社会眼中，老师说的话，并不是那么可信。那你到底信什么？问学生了吗？问老师了吗？没有。于是，连应试教育到底是什么情况都没弄清楚，就喊着要向素质教育进军了。歇歇吧，教育专家们。不管是应试教育还是素质教育，只要教出来的学生具有独立人格，懂得感恩，善良阳光，坚强有理想，那就是最好的教育。而至少在我身边的衡中孩子，是这个样子，而衡中，就是造就这种学生的学校。

所以，专家们，如果你们当校长，我可能不会去。因为，在小子眼里，专家所说的教育和我们所需要的、社会所需要的、甚至中国所需要的教育，都不一样。教育不是一门教育专家才有资格说话的领域，任何客观理性的人，都有畅所欲言的权利。我突然想起葛剑雄先生在今年高考改革方案被热议时说了这样一段话：高考改革要治本，不能只是治标。现在首先是情况不明。高考的弊端到底在哪里，我目前没有看到有说服力的文章。

小子斗胆替葛老延展性地翻译一下：现在高中教育的改革，不是面子上的东西，也不是社会天天埋怨的那些东西，应该找到改革要改的根才行。但是现在的应试教育，不知道根在哪里，所以不知道病在哪里，我自己不知道，也没有看到谁写文章，证明他已经知道了。

全国教师志愿服务联盟在京成立

本报讯(记者李剑平) 全国教师志愿服务联盟成立大会12月5日在北京举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成为该联盟首批24家成员单位。

出席成立大会的教育部副部长刘利民说，全国教师志愿服务联盟要发挥好教师社团组织的纽带作用，设计出更多、更好的教师志愿服务项目，在推动教师志愿服务事业发展上实现联动。同时，广大教师要用“四有”好老师标准要求自己，即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积极奉献爱心和学识。

刘利民要求，各地各校结合本地本单位实际，制订具体实施办法，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和条件保障，便于教师志愿者组织自主开展工作，将志愿精神纳入各级各类教师培养培训体系。学校领导和党员教师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加快建立教师志愿服务“学分银行”，形成教师志愿服务长效机制。

2014中国国际远程教育大会在京召开

本报讯(记者樊未晨) “科技的发展对于教育来说，不仅是在改变教育的内容，同时也在改变着教育的手段。”日前刚刚结束的2014中国国际远程教育大会上，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任李志民说。

据介绍，本届大会以“科技引领未来学习——教育变革时代的战略选择”为主题，聚焦科技发展新趋势、新进展以及科技在教育和学习领域应用的新实践、新成果；重点研讨远程教育和企业学习的新战略、新模式；开启未来学习与智慧教育的新前景、新方向。

佳能董事长：情商高的人才更受重视

本报讯(记者诸葛亚寒) “现在的年轻人都非常聪明，在学校都能取得好成绩，但我们更重视他们的人格是否够阳光、够灿烂。”近日，佳能(中国)有限公司举行2015年校园招聘北京站暨首场宣讲会，董事长小泽秀树表示，想到佳能工作的人必须具备EQ(情商)、IQ(智商)、AQ(逆商)以及GQ(国际化能力)，但其中，佳能公司更加重视EQ高的人才。

据介绍，当天参加北京宣讲会的300余名应届毕业生均已通过佳能初步的简历筛选和线上测评，随后他们将经历三轮面试，最终脱颖而出的20-30人将进入到“佳能实习生培养项目”，参与职业培训、轮岗见习、高层带教等一系列的实习活动，最终将有20人通过校园招聘进入佳能(中国)公司。

从去年开始，佳能(中国)连续2年获评“中国年度最佳雇主30强”。小泽秀树表示：“我们渴望更多中国优秀的年轻人加入到佳能这个大家庭当中，往年实习生们出色的表现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们将为他们提供广阔的平台和空间，帮助他们开启职业生涯精彩的第一站。”

第四届“感动人大”十佳志愿服务项目揭晓

本报讯(实习生杨泽宇)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第四届“感动人大”十佳志愿服务项目颁奖典礼。经过两个月的遴选，关爱监狱服刑人员子女的“太阳之行”志愿者、关爱“空巢老人”的“爱在松堂”敬老志愿者和为盲童录制有声读物的“音为童画”志愿者们共14个志愿服务组织和个人从40多个项目中脱颖而出，获得奖项。据介绍，获奖的志愿项目凸显了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爱。

据悉，“感动人大”是中国人民大学为了鼓励同学们积极参加志愿服务项目而设立的表彰活动，由评审委员会和全校师生公开投票，对校内表现突出的志愿服务团队和个人进行表彰。本年的评选新增了微信平台投票方式，评选期间内图文信息点击量超过一万次。

郑州大学 女子防身术课”受热捧

实习生 凌昱
本报记者 潘志贤

郑州大学新近开设了一门公共体育选修课“女子防身术课程”。刚开设不久，就受到女同学的追捧，目前课程已由原计划中的3个班增至5个班，但仍未满足学生需求，还有不少同学前来“蹭课”。

负责开设公共选修课的该校教务处吴艳利老师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最近女大学生失窃、遇害事件频见报端，引起社会对大学生安全的广泛关注，开设“女子防身术课程”就是为了提高女同学的身体素质，让她们在面临危险时学会自我保护。

该校的张文杰老师认为，这门课受欢迎其实是满足了很多女同学的需求。张文杰以前教授男子柔道课程，许多女同学也想选这门课，但因为场地限制，迟迟没有开设。

据介绍，“女子防身术课程”是为女生专门制定的防身课程，跟给男生上课完全不同，它将传统柔道技巧融入教学，从踢、打、摔、拿等方面增加女生防身的技术含量，帮助女生了解如何正确面对突发情况。

张文杰告诉记者，课上还会教授一些生活中保护自身的方式。“遇到歹徒的应急方法，还有像女生爱穿高跟鞋，不小心摔倒了，如何让自己身体不受伤害。”他说。

计算机软件能力认证暴露学生短板

计算机专业高分生不会编程?

本报记者 李新玲

“我们以前招人时，是不认可各种计算机考试证书的，因为实践证明有些人拿着证书但工作能力不行。没办法，校园招聘我都是亲自出题。”曾在几家大的互联网公司工作，从事过15年校园招聘工作的360公司副总裁谭晓生开门见山：“我们今年对参加了CSP认证的人职新员工进行了跟踪，发现他们的工作能力与认证成绩分布一致，尤其是400分以上的，很棒。”

谭晓生所说CSP是中国计算机学会(CCF)推出的计算机软件能力认证。在今年进行了两次测试的基础上，11月26日正式启动。参与CSP认证的首批企业包括华为、百度、阿里巴巴、金蝶、360、微软、腾讯、金山等8家公司，以及清华

大学、北京大学、国防科大、哈工大等13所985高校，这些企业和高校签约承诺，参加认证达到一定水准者，可获得企业优先聘用或高校计算机专业考研免试的待遇。

“我们学会招一个技术总监，看中了一所211大学计算机专业的硕士，可是一聊，发现他竟然只写过2000行代码(简单程序)。所以计算机专业的毕业生水平，从简历上没法甄别。”中国计算机学会秘书长杜子德谈起发起认证的初衷，有很多想法：“这种情况下，许多企业只好在招聘时自己考试，但这样加大了人力物力和时间成本。因此，学会作为专业组织，有责任发起这样的认证。”

据了解，我国目前开设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高校有950所左右，以每所学

校每年毕业300人估算，我国每年计算机专业毕业生有几十万人，很多人会参加计算机等级考试、软件水平测试等证书考试，但是在求职时，这些证书一般不起作用。微软、思科这些大公司都有自己的专业测试，但标准和测试方向又不统一。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教授陈文光为CSP技术委员会主席，他了解到目前社会对于计算机专业毕业生需求越来越大，高端人才的薪水也接近美国，自己刚毕业的学生就有拿到50万年薪的。但是他仍感受到双向矛盾：“一方面计算机的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企业招不到合适的人。”

陈文光教授在招聘研究生时，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有些考研成绩和本科综合成绩好的学生，不会编程。这对今后计算机学科的研究工作非常不利。”他在学校

每年都要负责计算机系的两次考试，分别是推研和考研的计算机上机考试。

陈文光知道现在在很多学校在考研时都要增加上机考试，企业在面试环节中也经常增加编程考试。但问题又来了，成本增加，考试难易程度也很难把握。

因此，从科研和企业需求综合考虑，陈文光和认证委员会的成员确定了CSP的考核重点：基本的数据结构和程序设计语言，算法，以及上机编程和调试。

在今年3月和9月，计算机学会会组织了两次CSP的考试，这个“民间”认证受欢迎程度出乎意料。同时，学生的短板也暴露出来，8.5%的学生考了零分。当然也有学生得了满分。

“这是对整个计算机行业发展有益的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院长王福生教授如此评价CSP，他在教学中深深体会到，一个研究生编程能力的缺失会对其发展和科研工作形成障碍。

电子科技大学主动向CCF提出，在学校建立考点，计算机学院院长周世杰教授专门赶到北京参加签约仪式：“这种学会主导、企业和高校共同参与的认证，是有助于改变本科教学，改变过去以教为主，考试只考知识点，不注重应用的考核方式。”